

悠閒的鄉村生活

許蕾翌

放暑假的前兩天，老師就開始指導我們，怎樣才能使這個假期過得充實愉快。譬如去圖書館看書啦、旅行啦、游泳啦等。由於聽了這些指導，所以我的暑假便有趣多了。

為了調劑一下身心，我到奶奶家住了一個多月。奶奶家在鄉下，空氣很新鮮。房屋的四周有許多花草樹木，及許多綠油油的稻田，風景很優美。

每天天還矇矓亮，我就跟著奶奶爬起來了。洗過臉後，風吹到臉上，便感到一陣清爽，全身十分舒暢。這時，我總是拿著一本唐詩三百首，在庭院裡慢慢的走著。有時復習舊詩，有時又背新的唐詩，別有一番情趣！

後院那邊有一大片竹林，每當起風時，竹葉就會發出「沙沙」的響聲。下午風大，我們幾個小孩子就在後門那兒鋪張草蓆，一面享受清涼的微風，一邊聽那好聽的沙聲，很快就睡著了。

樹蔭下是小孩子遊戲的好地方，我們常在那兒玩家家酒。樹葉切切當當青菜，泥土加水當稀飯，大家都吃得「津津有味」。有一次，我偷偷的在飯菜裡加毒藥（蚯蚓），結果弟弟妹妹都被我毒死了（其實是嚇死）！

黃昏時，我最喜歡騎車出去兜風。一邊騎，一邊哼著輕快的歌曲，徐徐涼風吹來，真是愜意極了。馬路上，兩旁都是綠油油的稻田，一輪火紅的太陽正在慢慢的往下降。這些景物，就好像一幅美麗的圖畫，簡單，卻很賞心悅目。

吃完晚餐，大家洗澡的洗澡，寫字的寫字。大約七點多時，我們都閒著在庭院裡乘涼。小孩子就幫大人捶捶背，減輕他們的辛勞；大家一起談天說笑，心裡很輕鬆。有時，我和妹妹卻癡癡的望著天上的星星，聽奶奶講那一千零一遍的牛郎織女。每個晚上，大家都是這樣聚在一起，享受溫暖的天倫之樂！

一轉眼，已經開學了，雖然我很羨慕暑假那種悠閒自在的生活，但是現在我所要做的，就是盡心修養品德，努力學業，等暑假再來時，我再去想它吧！

如果我有三天的光明

海倫凱勒

我經常想，一個人如果可以在他的生活中盲聾幾天的話，那應該會是一種恩賜。因為黑暗會令他更珍惜光明，寂靜會教他了解聲音的可貴。我常測驗眼睛看得見事物的朋友，試探他們到底看見了什麼。有一位朋友剛從森林裡散步回來，我問她看見了什麼，「沒有什麼新奇的東西」這是她的回答。

這怎麼可能呢？我自問著。在森林散步了一個鐘頭，竟然沒有發現一件值得注意的東西。而失明的我僅憑觸覺就可以發現到幾百件有趣的東西，我可以感覺樹葉是精緻勻稱，我的手不自覺地撫摸光亮的白樺皮，或一株粗大松樹的外表。在春天我會滿懷希望的探觸樹枝，為了要尋覓新芽——它是樹木冬眠後自然甦醒的第一個預告！常常，我很幸運的將手輕放在小樹上，我會感到枝頭小鳥歌唱的快樂心情。

有時，我衷心渴望能看看這些東西。光憑觸覺我就能感到這麼多的快樂，那麼還會有更多的樂趣隱藏在盲人的黑暗裡。因此，我想如果上帝願意給我光明，哪怕只是短短的三天，我一定會盡力去看看那些我平日極想看的事物。

如果你知道你將失明，或許它不會與你所擬定的計劃相同；但是我相信，如果你一旦真的遇上了這個厄運，你一定會運用你的眼睛去觀察。你所看見的一草一木，對你顯得多麼親切；在你視野裡的景物，會叫你流連忘返。最後，你才能真正去看東西，而一個美麗的新世界也隨即呈現在你眼前。

失明的我願給那些看得見的朋友一個啟示：善用你的眼睛，就如同你明天就要失明一樣，並且把這種方法運用於其他感官上；聽聽音樂、小鳥的歌唱，及交響樂團的大演奏，彷彿明天的你就要成為聾子一樣；詳細的撫觸每一個物件，如同明天的你觸覺就要失靈一般；聞聞花兒的芳香，嚐嚐各色的滋味，就像你今後無法再聞再嚐一樣……充分運用你每一個感官，藉著天賦的感觸，去盡情享受你眼前世界的種種樂趣和美麗。

那樹

王鼎鈞

那棵樹立在那條路邊上已經很久很久了。當那路還只是一條泥濘的小徑時，它就立在那裏；當路上駛過第一輛汽車之前，它就立在那裏；當這一帶只有稀稀落落幾處老式平房時，它就立在那裏。

那樹有一點佝僂，露出老態，但是堅固穩定，樹頂像剛炸開的焰火一樣繁密。認識那棵樹的人都說，有一年，颱風連吹兩天兩夜，附近的樹全被吹斷，房屋也倒塌了不少，只有那棵樹屹立不搖，而且據說，連一片樹葉都沒掉下來。這真令人難以置信，可是，據說，當這一帶還沒有建造新式公寓之前，陸上颱風緊急警報聲中，總有人到樹幹上漩渦形的洞裏插一柱香呢。那的確是一株堅固的大樹，霉黑潮濕的皮層上，有隆起的筋和縱裂的紋，像生鐵鑄就的模樣。幾丈以外的泥土下，還看出有樹根的伏脈。在夏天

的太陽下挺著頸子急走的人，會像獵犬一樣奔到樹下，吸一口濃蔭，仰臉看千掌千指托住陽光，看指縫間漏下來的碎汞。有時候，的確，連樹葉也完全靜止。

於是鳥來了，鳥叫的時候，幾丈外幼稚園裏的孩子也在唱歌。

於是情侶止步，夜晚，樹下有更黑的黑暗，於是那樹，那沉默的樹，暗中伸展它的根，加大它所能蔭庇的土地，一公分一公分的向外。

但是，這世界上還有別的東西，別的東西延伸得更快，柏油一里一里鋪過來，高壓線一千碼一千碼架過來，公寓樓房一排一排挨過來。所有原來在地面上自然生長的東西都被剷除，被連根拔起。只有那樹被一重又一重死魚般的灰白色包圍，連根鬚都被壓路機輾進灰色之下，但樹頂仍在雨後滴翠，經過速成的新建築物襯托，綠得很深沉。公共汽車在樹旁插下站牌，讓下車的人好在樹下從容撐傘。入夜，毛毛細雨比貓步還輕，跌進樹葉裏匯成敲響路面的點點滴滴，洩漏了秘密，很濕，也很詩。那樹被工頭和工務局裏的科員端詳過計算過無數次，任他依然綠著。

計程車像饑蝗擁來。「為什麼這兒有一棵樹呢？」一個司機喃喃。「而且這是這麼老這麼大的樹。」乘客也喃喃。在車輪揚起的滾滾黃塵裏，在一片焦躁惱怒的喇叭聲裏，那一片清蔭不再有用處。公共汽車站搬了，搬進候車亭。水菓攤搬了，搬到行人能優閒的停住的地方。幼稚園也要搬，看何處能屬於孩子。只有那樹屹立不動，連一片葉也不落下。那一蓬蓬葉子照舊綠，綠得很問題。